

第一百一十三章 天女散花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夏棲飛離了江南居，將身來在大街前，看著在夜裏過往的人們，忍不住微微低下了頭，不知道在想些什麼。

“大哥。”樓外有十幾條漢子圍了上來，帶著一絲敬畏一絲陌生看著他，行禮恭謹。

這些人都是江南水寨的好手，因為內庫招標的事情，隨夏棲飛入了蘇州城，隻是蘇州城一向看防極嚴，這些水匪們有幾人甚至還在海捕文書的畫像上，所以尋常來講，是不會進蘇州城的。

這些人沒有料到，如今自己這些當賊的人，不僅可以光明正大地在蘇州城裏逛著，甚至自己的帶頭大哥，可以與江南最有錢的那幾大家商族同席而坐，那些商人們平日裏隻會用銀子買兄弟們的性命去搏，哪裏會像今天一樣，對著夏大哥如此客氣。

想到此節，這些漢子們心中都升騰起了一股虛榮驕傲的感覺，這世道，確實和以前不一樣了。

看著下屬們滿臉驚慌喜樂的複雜神情，夏棲飛忍不住自嘲著笑了起來，說道：“兄弟幾個都要多學著點，這次你們也看見那幾位老先生了，平時有閑的時候，多向那幾位先生請教。”

這話裏說的先生，就是欽差範閑派給他襄助奪標的戶部老官，江南水寨要漸漸往商行方麵發展，夏棲飛也希望自己的心腹手下，能夠盡快地掌握做生意的技巧。至少算帳這種事情總要會地。

便在一片其樂融融的氣氛之中，夏棲飛忽然感到了一絲涼意。

他抬頭望去，明月正在素夜穹頂，仍是春時。大晴之日的夜間果然要顯得更加冷一些。

收回目光，然後他看見了街道對麵站著三個奇怪的人。

之所以說這三個人奇怪，是因為這三個人很突兀地出現，然後很冷漠地看著街這邊，不是夜歸地遊人，不是酒後尋樂的歡客，身上穿的衣服很尋常，但中間那人卻戴著笠帽，在這樣的一個夜裏，就顯得有些特別了。

長年在江湖之中廝混。自幼便在生死之際掙紮，夏棲飛根本沒來得及反應，那股骨子裏的寒意。對於危險的直覺，讓他雙眼中寒芒一射，怪叫一聲，腳尖在地上連點三下，整個人往後方江南居的門口飄了過去！

當他的腳尖點在地上的時候。街對麵那三個人中間的那人，將手放到了自己地肩後笠帽下，握住了什麼東西。

然後便是一片潑雪似的刀光灑了下來。追覓著夏棲飛像一隻水鳥般踏水無痕的身體，砍了下去！

...

“殺！”

刀光起時，江南水寨地漢子也反應了過來，憑借骨子裏的悍勇，想擋在大哥與那追魂似的刀光中間。隻是他們的反應永遠及不上那個戴笠帽之人的刀光，隻有離夏棲飛最近地那名親信，狂喝一聲，拔出衣間藏著的直刀，力貫雙臂。用力一擋！

擦的一聲脆響，水寨漢子手中地直刀像江南脆嫩的蓮藕一般，被那記刀光斬成了兩半。

嘩的一聲，這名漢子的身體被那記狂暴至極的一刀生生從中劈開，變成了兩片恐怖的血肉，鮮血迸射中，內髒流了一地那兩隻已經分離的手，還握著刀柄與刀尖，無力而淒慘的防禦著！

...

刀勢未止，已於靜夜之中，殺到了江南居的樓前，那位腳尖剛剛落在地麵上地夏棲飛身前。

刀氣就像是一道直線一般，遇人劈人，遇地斬地，嗤啦啦破開街麵上的青石，露出裏麵的新鮮石荏兒！

轟的一聲巨響，江南居樓前亂石飛濺，灰塵漸起，隻聽著夏棲飛暴喝一聲，雙掌齊封，與那記一往無前的刀勢對上。

刀光忽斂，灰塵漸落。

夏棲飛鼻孔裏被震出兩抹鮮血，雙掌顫抖著防在身前，滿臉驚恐地看著對面街上的那個戴笠帽的人。

這一記狂刀隔著一條長街斬了過來，途中破開一個人的身體，還讓自己受了內傷，這是何等樣恐怖的境界，隻怕已經是九品高手！江南哪裏還有這樣陌生的絕頂高手？

一刀狂暴無理而斬，劃破夜空，此時稍寂，眾人才瞧清楚了那名戴著笠帽的人。

笠帽之人身材高在，渾身透著股厲謹之意，他手中拿著一柄長刀，刃口雪亮，刀柄極長，竟是一向隻在戲台上或是戰場上才能看見的長刀，這把刀足有八尺長，也不知道對方先前是怎麼收在身後的！

這一切都隻是發生在電光火石之間，夏棲飛拚命擋住這一刀後，才眨了眨眼。

一眨眼，便發現事情有些可怕了因為戴笠帽之人，身邊的那兩個已經消失無蹤，不知道去了哪裏。

對方既然是來殺自己的，那兩人肯定不會不出手。

...

其實就在戴笠帽之人拔出身後長刀，隔著一條大街霸勇無比砍將過來之時，他身邊的另兩位高手已經飄然而起，避開了街中間江南水寨的一眾漢子，身姿像飛燕一般滑出兩道極優美的弧形，像兩個黑暗的箭頭一般，刺向了夏棲飛所在之處。

以長刀為雷開山，隱以雙燕齊飛之勢合殺，如果不出意外，驚惶未定的夏棲飛，在先前那一刻就應該已經死了。

而他之所以沒死，是因為當夏棲飛勉強擋住那一刀時，長街之上已經出現了新的變化。

在江南水寨的漢子們往夏棲飛身前擋去的時候，這群漢子裏麵有四個人很詭異地往兩邊移了移。然後當那兩名如燕子一般疾速掠過地高手想自兩旁閃過時，這四人手掌一翻，取出了長衫之下的鐵釵，橫著刺了過去！

很幹淨。很簡單利落的一刺，卻恰好落在了那兩名高手的胸腹下陰處，由不得對方不避不回。

這四人，自然就是範閑今夜匆忙派過來地六處刺客。

六處刺客的水準或許不如今夜前來殺人的三大高手，但是他們對於時局的判斷，對於對方殺人可能選擇的路線，卻有一種天生的敏銳程度。

所以他們擋住了對方意圖合擊殺之的兩隻燕子。

叮叮叮叮，就在一個瞬間內，無數聲輕微的脆響，就在江南居之前的大街上響了起來。密密麻麻，似乎永遠沒有中斷的那一刻，就像是這春和景明地蘇州城裏。忽然下起了一場碎碎的雹子。

兩隻像燕子一樣的高手，手裏拿地是兩把短劍，上麵喂著毒，在夜色之中泛著幽光。

四名六處的刺客劍手，手裏拿的是鐵釵。上麵也喂著毒，與夜色融為一體。

剎那之後，數聲悶哼似乎同時響起。

兩名前來殺夏棲飛的高手頹然掠回街對麵。身上衣衫被鐵釵劃出了十幾道口子，有幾道深的地方，似乎已經劃破了皮膚。

而六處這邊，也為此付出了極慘重地代價，一人的左手已經被齊齊削去，露出裏麵的骨枝，而有一人肩膀上被刺了一刀，鮮血之中開始泛出怪異地顏色，而有一人已經倒在了血泊之中！

雙方甫一照麵。彼此便受到了不可彌補的損失，那些叮叮細細的聲音中，不知道曾經有過怎樣的凶險。

可就是受了如此重的傷，六處刺客們頂多隻是發出了兩聲悶哼，心誌堅毅，果非一般江湖人士所能比擬。還能行動的三人，一邊吃著三處配製的解毒丸子，一麵意圖退回去，縮小防守的***，務必保住夏棲飛的性命。

...

退回街對面地那兩隻燕子，似乎也沒有想到夏棲飛的身邊，竟然會有這樣一群專業刺客的存在，竟讓自己也受到了不小的傷害。

二人對望一眼，知道對方肯定是監察院的人，對於監察院的毒藥，無論是哪方勢力的人都知道那種恐怖程度，由費介老先生一手打理的毒藥，不是誰都能擋的住的。

所以這二人幹淨利落地轉身而起，腳尖在牆上一點，掠入夜空之中，馬上消失不見。

他們都是江南武林真正的高手、殺手，今日受托前來殺夏棲飛，但是卻根本不舍得將自己金貴的性命填在這裏。

遠處夜色小巷裏，傳來一聲輕響。

...

三位對街高手走了二人，但夏棲飛卻覺得自己的情況沒有絲毫好轉，自己所受的壓力甚至更大了一些因為那把刀，那把戲台上才能看到的長刀，在兩側那陣密密叮叮的戰鬥發生時，又已經殺了過來。

刀前無一合之敵，刀下無全屍之鬼。

潑雪似的刀光，將那些悍勇可敬的水寨漢子們肢解、分離，斬首，潑出一條血路，在滿天殘肢亂飛之中，離夏棲飛越來越近了。

看著自己的兄弟們慘死在長街之上，聽著那聲聲驚心魂魄的刀聲與慘叫聲，嗅著濃烈的血腥味道，看著一路踏血而來的戴笠帽之人，那人走的如此的堅定與執著，就像是一個魔鬼一般。

夏棲飛的心涼了，血卻熱了，雙眼欲裂，滿心想衝上前去，擋在兄弟們的身前，與這個戴笠帽的高手轟轟烈烈戰上一場，哪怕死在刀下，又如何？

可是，他不能動，他反退，很悲哀但是很堅決地往江南居裏逃了過去。

因為他知道，對方的目的是要殺自己，而自己這個名字，這個人是很有用的，如果要報仇，要讓敵人寢食難安，自己...就必須活下去！哪怕是這麼屈辱地活下去！

...

戴笠帽的人。離夏棲飛隻有五步遠。

六處傷後的三名劍手終於回救到位，但傷餘之身，卻敵不住那名笠帽高手驚天地刀勢，鐵釵斷成數截。三人都被震飛了出去。

江南居近在眼前。

夏棲飛逃上了台階。

樓門口的小二食客們驚慌尖叫，卻像是中了魔一般，被這血腥恐怖的一幕震駭住了心神，雙腿發軟，似乎是走不動了。

戴笠帽的高手，腳尖尚離石階五步之遠，已是一刀斬下，刀勢所向，正是狼狽至極地夏棲飛後背！

一保似乎被嚇呆了的食客，此時正扶著江南居美麗的廊柱發抖。然後不知道為什麼，他抖出了一把鐵釵，厲狠無比地向著戴笠帽的高手大腿根紮了過去！

戴笠帽的高手身材高大。威勢十足，這名隱藏著的六處刺客，沒有信心攻敵之必救，搶在一刀劈破夏棲飛身體前，刺中此人的要害。所以他選擇了大腿根。

誰也沒有料到，戴笠帽的高手，竟像是沒有看到這一刺般。仍然刀勢不止，往下斬去。

釘的一聲響，鐵釵刺中了此人的大腿根，卻像是刺中了鐵板一般！

六處刺客心頭一寒，知道這是江湖上已經沒有人再練地傻笨功夫鐵布衫。

可是對方既然練了，而且根本不避，這就說明對方很愚蠢的花了數十年的苦修，摒棄了所有地男女歡欲，將這門功夫練到了極至。

這名六處刺客。知道自己擋不住這一刀了，但是提司大人嚴令在前，一定要保住夏棲飛的性命，所以他橫身飛去，悍不畏死地朝著笠帽高手的上空跳了過去，人在半空之中，已自靴間抽出小匕首，狠狠地紮向一直被笠帽遮住的那雙眼睛。

...

此時，戴笠帽高手的刀，離夏棲飛地後背已經不足一尺，兩把鐵釵不厭其煩地再次出現。

範閑派來保護夏棲飛的，一共有七名六處劍手，先前已經出現了五位，安靜到最後的這兩人，本來也是準備如先前地頭目一般，攻敵之必救，來救夏棲飛的性命。

但是當發現對方一身極其變態的橫練功夫之後，他們知道那個方法是行不通的，而且那把刀已經到了，所以他們隻好無奈地與對方硬拚了這一記。

喀嚓兩聲極難聽的響聲起，兩把鐵釵沒有斷，卻被震的脫了手。

夏棲飛趁著這一擋，像隻可憐的小狗一樣往前一撲，十分危險地躲過了這一刀，

刀光落地，竟是直接將江南居的石階斬開了一道大口子！

夏棲飛哇的一聲，吐出了一口鮮血，他始終被這名高手地氣機鎖定，刀勢襲身，受的內傷卻是最重的一人。

一口鮮血噴出，俯在地上的他麵容卻依然陰狠著，右手奇快無比地從左腋下穿了出去，扣動了袖中藏著的弩箭。

這是欽差大人贈給他防身用的東西。

弩箭去時，那名六處劍手也已經撲到了笠帽高手的身前！

笠帽高手長刀不及收回，左手握拳橫擊，轟的一聲，將那名劍手打的橫飛出去，而如此一來，他的麵門之前，也就露出了一個空門。

細細的弩箭射到了笠帽之前，這人終於有了一絲正常的反應，微微向後仰頭，看來一身霸道功夫，麵門上依然是脆弱的地方。

箭矢破空而去，嗖的一聲深深紮進了笠帽的上緣！

笠帽下麵係著帶子，所以並沒有被這一柄弩箭帶走，所以這位神秘九品高手的真實容顏，依然沒有展露在眾人的麵前。

...

一聲輕響，但並不清脆，微轟一聲，就像是頑童們在玩爆竹，又像是燒濕柴時所發出的劈劈啪啪。

紮在笠帽上緣的弩箭...爆了！

一道火光閃過，笠帽高手的頭顱頓時生起了一陣煙塵，看上去詭異無比。

三處的改造，雖然依然沒有辦法發揮火藥的真正威力，燃燒之勢也不夠猛烈。但是依然在一瞬之間，將那頂笠帽燒地幹乾淨淨。

那名笠帽高手手握長刀，雙腳不丁不八，沉默地站在江南居酒樓之前。臉上一片漆黑，中間夾著恐怖的水泡，雙眼緊緊閉著，不知道是生還是死。

陡然間，他睜開了雙眼，眼中閃過一絲暴怒。

這位神秘的高手依然沒有死。

但讓所有人驚駭莫名的，不是此人在這樣地殺傷之下依然保住了性命，因為以對方的實力，本來就不是這麼好殺死的。最讓夏棲飛與監察院眾人驚駭的是...這位一直戴著笠帽的高手...原來是個光頭！

如今的天下講究孝道，所謂身體發膚受之父母。沒有人會胡亂剪頭髮，更不用說是光頭了。這個世界上唯一被允許以光頭的麵目行走的那類人...就是苦修士。

信奉神廟的苦修士。

而世人皆知，苦修士一向愛民惜身。從來不與世俗之間的爭鬥發生關聯...為什麼今天，這名厲害到了極點地苦修士會來殺夏棲飛？

來不及思考這個令人震驚的問題了，因為這名苦修士再次擎起了那把恐怖的長刀，悶哼一聲，雙手執刀。向著台階上地夏棲飛砍去，勢若瘋虎，千軍難當！

...

千軍難當。一花可當。

石階上絕望的眾人，隻感覺到麵前一陣清風掠過，一片花一般的海洋盛放在自己的眼前，片刻間驅除掉了酒樓前長街上的血腥氣味，清香朵朵，沁人心脾。

一雙”定而溫柔地手，提著一籃從梧州買來的廉價娟花，迎在了那柄一往無前的長刀鋒銳處。

刀來地極快，那雙手動的更快。不知為何，下一刻那個花籃就已經掛著了那把長刀之上。

刀勢極猛，那個花籃極輕，但當花籃輕輕掛在刀尖上時，那柄一直穩定地令人生懼的長刀，不由自主地顫抖著往下一垂，似乎那個花籃重的無以複加！

刀勢一頓，持刀的苦修士暴喝一聲，雙臂真氣狂出，如挑大東山一般悍蕙破天挑起！

...

嘩啦啦一聲響，花籃終於是抗不住雙方這等驚人真氣的抵抗，被刀尖一挑，整個就散了架，葛藤編成的花籃在那一個仿佛停頓下來的時光中，被絲絲抽離，根根碎裂，化作無數殘片迸射而出，擊打在地麵上啪啪作響。

而籃中的娟花卻被勁風一激，飄飄揚揚地飛了起來，打扮著已經有如修羅殺場地長街。

花瓣雨之中，那位穿著花布棉襖的姑娘家，就像是一陣風般，沿著那柄顫抖的長刀，輕輕柔柔地攻向那名苦修士。

苦修士出掌，掌風如刀，卻阻不住對方那飄搖的身影。

片刻之後，那雙溫柔地手掌輕輕一拍刀柄，再彈指而出，直刺苦修士巨掌邊緣。

苦修士怪叫一聲，被燒傷後的臉頰露出一絲真氣激蕩而形成的怪異紅色，整個人像是一頭大鳥一般往後退去。

一個照麵，這位殺神般的苦修士就被擊退。

此時漫天花雨還在下著，與蘇州城上方青夜明月一襯，顯得格外清美。

花瓣紛紛落下，海棠姑娘滿臉平靜站在花瓣雨中，並沒有追擊，隻是略帶一絲憂愁地看著對麵那位苦修士。

村姑，偶爾也有最美麗的一瞬間。

...

“慶廟二祭祀，為何你在這裏。”海棠滿臉憂愁說道。

那名苦修士望著她，認出了她的身份，厲聲尖喝道：“海棠朵朵！你為什麼在這裏？”

海棠微微低頭，輕聲說道：“我和範閑在一起。”

苦修士一怔，似乎沒有想到以海棠天一道傳人，北齊聖女的身份，竟然會將這個理由如此輕易地說出口。

“今日我要殺人，你莫阻我。”苦修士望著她冷冷說道。

海棠微微皺眉，看著江南居石階上下，長街中央那些死去的人們，那些破離的殘肢，那些刺鼻的血水，輕聲說

道：“今夜你殺的人已經夠多了，不要殺了。”

不是請求，也不是勸說。範閑既然不放心夏棲飛這邊，臨時起意讓海棠過來看一眼，這就代表著對海棠的絕對信任。而海棠在這裏，除了那傳說中的四位老不死外，隻要她說不要殺人，就沒有人再能殺人。

苦修士雖然被燒的不輕，但麵上依然能看到那一絲堅毅之色，他用很奇怪的眼神看了海棠一眼，然後轉身，離開。

離開不需要道路，這名苦修士很直接地撞破了街旁的一道院牆，轟隆聲中，牆上破出了一個大洞，他的身影就消失在這個洞中。

漫天花雨落下，海棠默然，然後輕身一飄，到了院牆之後。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